



鐵木前傳

TIEMU QIANZHUAN

.572

.7

族研究所



鉄木前傳

孫犁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，是同过甘苦、共过患难的朋友；老刚的女儿九儿和老东的儿子六儿，也在童年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但在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时，他们的态度并不一致。所以，当分别几年又重聚以后，老朋友之间，年青人之间，关系便发生了变化。这种变化，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初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。作者热情地歌颂了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，也对那些自私卑鄙的人做了鞭撻和讽刺。作品的风格朴素清新，人物写得鲜明生动。

铁 木 前 传

孙 犁 著

张德育 插图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⁷/₈ 插页 6 字数 45,000

1959年7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3,601—144,600 (内赠本本 14,500)

在人們的童年里，什麼事物，留下的印象最深刻？如果是在農村里長大的，那時候，農村里的物質生活是窮苦的，文化生活是貧乏的，幾年的時間，才能看到一次大戲，一年中間，也許聽不到一次到村里來賣藝的鑼鼓聲音。於是，除去村外的田野、墳堆、破窯和柳杆子地，孩子們就沒有多少可以留戀的地方了。

在誰家院里，叮叮當當的斧鑿聲音，吸引了他們。他們成群結隊跑了進去，那一家正在請一位木匠打造新車，或是安裝門戶，在院子里放着一條長長的板凳，板凳的一頭，突出一截木楔，木匠把要刨平的木材，放在上面，然後彎着腰，那像繡條一樣的木花，就在他那不斷推進的刨子上面飛卷出來，落到板凳下面。孩子們跑了過去，剛檢到手，就被監工的主人吆喝跑了：

“小孩子們，滾出去玩。”

然而那簌簌的声音，多么诱人！木匠的手艺，多么可爱啊！还有升在牆角的那一堆木柴火，是用来熬鳔胶和烤直木材的，那劈剥簌剥的声音，也实在使人难以割舍。而木匠的工作又多是在冬天开始，这堆好火，就更可爱了。

在这个场合里，是终于不得不难过地走开的。让那可爱的斧髻声音，响到牆外来吧，让那熊熊的火光，永远在眼前闪烁吧。在童年的时候，常常就有这样一个可笑的想法：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叫一个木匠来做活呢？当孩子们回到家里，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把这个愿望向父亲提出来，父亲生气了：

“你们家叫木匠？咱家几辈子叫不起木匠，假如你这小子有福分，就从你这儿开办吧。要不，我把你送到黎老东那里学徒，你就可以整天和斧子髻子打交道了。”

黎老东是这个村庄里的唯一的木匠，他高个子，黄鬍鬚，脸上有些麻子。看来，很少有给黎老东当徒弟的可能。因为孩子们知道，黎老东并不招收徒弟。他自己就有六个儿子，六个儿子都不是木匠。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，也是整天背着柴筐下地捡豆渣。

但是，希望是永远存在的，欢乐的机会，也总是很多的。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，村里的街上，就

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和一爐熊熊的火了。这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听来更是雄壮，那一爐火看来更是旺盛，真是多远也听得見，多远也看得見啊！这是傅老剛的鐵匠爐，又来到村里了。

他們每年总是要来一次的。像在屋梁上結窠的燕子一样，他們总是在一定的時間来。麦收和秋忙就要开始了，鐮刀和鋤头要加鋼，小鎬也要加鋼，他們还要給农民們打造一些其他的日用家具。他們一来，人們就把那些要修理的东西和自备的破鉄碎鋼拿来了。

傅老剛被人們叫做“掌作的”，他有五十岁年紀了。他的瘦干的臉就像他那左手握着的火鉗、右手掄着的鉄錘、还有那安放在大木墩子上的鉄砧的顏色一样。他那短短的連鬚的鬍鬚，就像是鉄锈。他上身不穿衣服，腰下系一条油布围裙，这围裙，长年被火星冲击，上面的大大小小的漏洞，就像蜂窠。在他那脚面上，綁着兩张破袜片，也是为了防禦那在錘打热鉄的时候迸射出来的火花。

傅老剛是有徒弟的。他有兩個徒弟，大徒弟掄大錘，沾水磨刃，小徒弟拉大風箱和做飯。小徒弟的臉上，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，然而他高仰着头，一只脚稳重地向前伸站，一下一下地拉透那忽忽响动的大風箱。孩子們围在旁边，对他这种傲岸的劳动的姿

态，由衷地表示了深深的仰慕之情。

“喂！”当师傅从爐灶里撤出燒煉得通紅的鉄器，他就輕輕地关照孩子們。孩子們一哄就散开了，随着叮当的錘打声，那四濺的鉄花，在他們的身后飞舞着。

如果不是父亲母亲来叫，孩子們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，他們也不知道，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。是看到把一只門吊兒打好嗎？是看到把一个套坏兒接上嗎？童年啊！在默默的注視里，你們想念的，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？

鉄匠們每年要在这个村庄里工作一个多月。他們是早起晚睡的，早晨，人們还躺在被窩里的时候，就听到街上的大小鉄錘的声音了；天黑很久，他們爐灶里的火还在燃燒着。夜晚，他們睡在爐灶的边旁，沒有席棚，也沒有帳幕。只有連綿阴雨的天气，他們才收拾起小車爐灶，到一个人家去。

他們經常的下处，是木匠黎老东家。黎老东家里很穷，老婆死了，留下六个孩子。前些年，他曾經下个狠心，把大孩子送到天津去学生意，把其余的几个，分別托靠給亲朋，自己背上手艺箱子，下了关东。在那遙远的异乡，他只是开了开眼界，受了很多苦楚，結果还是空着手兒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他拉扯着几个孩子住在人家的一个閑院里，日子过得越發艰难了。

黎老东是好交朋友的；又出过外，知道出門的难处。他和傅老剛的交情是深厚的，他不称呼傅老剛“掌作的”，也不像一些老年人直接叫他“老剛”，他总称呼“亲家”。

下雨天，鉄匠爐就搬到他的院里来。鉄匠們在一大間破礮棚里工作着。为了答謝“亲家”的好意，傅老剛每年总是抽時間給黎老东打整打整他那木作工具。該加鋼的加鋼，該磨刃的磨刃。这种帮助也是有酬答的，黎老东閑暇的日子，也就无代价地替鉄匠們換換錘把，修修風箱。

“亲家”是叫得很熟了，但是，誰也不知道这“亲家”的准确的含义。究竟是黎老东的哪一个兒子認傅老剛为干爹了呢，还是兩個人定成了兒女亲家？

“亲家，亲家，你們到底是干亲家，还是湿亲家？”人們有时候这样探問着。

“干的吧？”黎老东是个好說好笑的人，“我有六个兒子，亲家，你要哪，一个叫你干爹都行。”

“湿的也行哩！”輕易不說笑的傅老剛也笑起来，“我家里是有个姪兒的。”

但是，每当他說到姪兒的时候，他那臉色就像剛剛燒紅的鉄，在冷水桶里猛丁一沾，立刻就變得阴沉了。他的老婆死了，留下年幼的女兒一人在家。

“明年把孩子带来吧。”晚上，黎老东和傅老刚在碾棚里对坐着抽烟，傅老刚一直不說話，黎老东找了这样一个話題。他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只有这样一把鑰匙，才能通开老朋友的紧紧封閉着的嘴，使他那深藏在內心的痛苦流泄出来。

“那就又多一个人吃飯，”傅老刚低着头說，“女孩子家，又累手累脚。”

“你看我，”黎老东忍住眼里的泪說，“六个。”

这种談話很是知心，可是很难繼續。因为，虽然誰都有为朋友解决困难的热心，但是誰也知道，实际上真是无能为力。就連互相安慰，都也感到是徒然的了。

这时候，黎老东最小的兒子，名字叫六兒的，来叫父亲睡覺。傅老刚抬起头来，望着他說：

“我看，你这几个孩子，就算六兒长得最精神，心眼兒也最灵。”

“我希望你将来收他做个徒弟哩。”黎老东把六兒拉到怀里說，“我那小侄女兒，也有他这么大？”

“六兒今年几岁了？”傅老刚問。

“九岁。”六兒自己回答。

“我那女兒也是九岁。”傅老刚說，“她比你矮一头哩，她要向你叫哥哥哩。”

二

第二年头麦熟，傅老剛真的从老家把女兒带来了。他在小車的一边，給女兒安置了一个坐位。这坐位当然很小，小孩子用右手紧把住小車的上裝，把脚盤起来，側着身子坐在垫好的一小块破褥上。她們在路上走了五六天，住了几次小店，吃了很多塵土。然而女孩子是很高兴的，她可以跟父亲，这唯一的亲人，长住在一起，对她說来是最幸福的了。

到了村里，先投奔了黎老东家。黎老东很是高兴，招呼左鄰右舍的女孩子們来和小客人玩。

“你叫什么名兒呀？”那些女孩子們問她。

“我叫九兒。”小客人回答。

“你姐妹几个？”女孩子們問。

“就我一个哩。”小客人說。

“那你为什么叫九兒？”女孩子們奇怪了，“在我們这里，誰是老几就叫几兒，比如六兒，他就是老六。”

“这是我娘活着的时候，給我起的名兒。”小客人难过地說，“我是九月初九的生日哩。”

“啊。”女孩子們明白了，“那么，你們那里还兴

留小辮兒嗎？”

“唔。”小客人有些害羞了，纏在她那獨根大辮上的繩兒，紅得多么耀眼呀！

和女孩子們玩了幾天，和六兒也就熟了。九兒看出，六兒和她很親近，就像兩個人的父親在一起時表現得那樣。傅老剛活兒忙，女孩子跟在身邊不方便，他打夜作，給六兒和九兒每人打了一把拾柴的小鐮兒，黎老東給他們拾掇上鐮柄，白天就打發他們到野外去。六兒背着紅荆條大筐，提着小鐮兒，揚長走在前頭，九兒背一個較小的筐子，緊跟在後面，走到很遠很遠的野地裏去。

六兒不喜歡在村邊村沿拾柴，他總是願意到人們不常到、好像是他一個人發現的新地方去。可是，走出這樣遠，他並不好好的工作，他總是把時間浪費在路上。他忽然轟起一個窠卵兒鳥，那種鳥兒貼着地皮飛，飛不遠又落下，好像引逗人似的，六兒趕了一程又一程。有時候，他又追趕一只半大不小的野兔兒，他總以為這是可以追上的，結果每次都失敗了。

“我們趕緊拾柴吧。”九兒勸告地說。

“忙什麼？”六兒說，“天黑拾滿一筐回去就行。”

“我們不許一人拾兩筐嗎？”九兒說。

“就是一天拾三筐，也過不成財主！”六兒嚴肅地駁斥着。

他慢慢地走在草地裡，注視著腳下。在一處作個記號，又察看著。後來，他把柴筐扔在一旁，招呼著九兒：

“你守住這個洞口，不要叫它從這裡跑了。”

他回到作記號的那裡，彎下腰，用小鏟兒飛快地掘起來。

這天，他們高興地捉住了一隻短尾巴的小田鼠，晚上帶回家裡來，裝在一隻小木匣裡。木匠家總是有很多木匣子的。

第二天，風很大。他兩個沒有到地裡去，在六兒家裡玩。父親出去作活了，六兒拿出小田鼠來，對九兒說：

“它在匣裡住了一夜，一定很悶，我們叫它在地下跑跑吧。”

“捉不住了，怎麼辦？”九兒說。

“不要緊，你把水道守住就行了。”六兒把小田鼠放在地下。起初小田鼠伏在他的腳下，一動也不動。六兒“噓”它，跺腳轟它，它跑開了，繞著房根兒轉，突然鑽進了一個洞。

六兒發急了，他命令九兒：

“你看瓮裡有水沒有？”

瓮裡干著。六兒抓起瓢來，跑到咸菜缸那裡，掏來一瓢鹽水，灌進了鼠洞。看看不頂事，又要去掏。

“大叔回來要罵了，”九兒說，“鹽是很貴的。”

六兒用力把瓢扔在地下，瓢摔裂了。

這一回，兩個人玩得很不好。六兒失去了小田鼠，心里很难过。九兒心痛那一瓢鹽水，她也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她在家里，是一針一綫也不敢糟蹋的。

風越刮越大，他倆躲到破碾棚里去。那座不常有人使用的大石碾，停在中間。碾台上蒙着一層塵土，九兒坐在上面。六兒爬到那架大空扇車里面，卷起身子像只蝦米一樣，仰天睡下了。他招呼九兒：

“你也進來吧，盛得下。”

“我不進去。”九兒說。

她在思想，面對着現實。外面的風，刮得天黑地暗，屋頂上的蜘蛛網抖動着，一只龐大的蜘蛛，被風吹得掉下來，又急遽地團回去了。她沒有母親，她的父親，現時在外面的大風里工作着。她新結交的小伙伴，躺在扇車里睡着了。童年的種種回憶，將長久占據人們的心，就當你一旦居住在摩天大樓里，在這低矮的碾房里的一个下午的景象，还是会时常涌現在你沉思的眼前吧？

三

就在这一年，开始了抗日战争。这是在平原上急骤兴起的，动摇旧的生活基础的第一次大风暴。从这一年起，人们在战争的考验里，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新道理，广大的劳苦半生的人们，包括他们那从前以为累赘、无法养教的儿女们，开始打破有形无形、传统久远的束缚和枷锁。黎老东在家的两个较大的儿子，都参军去了。

在兵慌马乱里，傅老刚没有能够按时回到老家去，好在女儿也在身边，他不想去冒那长远路途上的危险了。在这些年月里，木匠、铁匠除去为农业生产服务，还都要为战争服务。傅老刚的两个徒弟，不久也参加了八路军附设的兵工厂。在这一年冬天，傅老刚和女儿，给来往不断和越聚越多的骑兵打钉马掌。九儿兴奋地工作着，有一次她只愿观望那过往的部队，被一匹性劣的马踢了一脚，从此在额角上留下一块小小的伤痕。当时，部队上的卫生员替她包扎好，她连一声也没哭。以后，大家公认，这块小伤痕，不但没有损害九儿的颜面，反而给她增加了几分美丽。

孩子们在风雨里、炮火里，饥饿和寒冷的煎熬里，

战斗和胜利的兴奋里，完成了他們的童年，可珍貴的童年的历程。傅老剛在村里人緣很好，附近村庄的人們也都認識他。在逃难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們看到九兒，都自动地願意帶着她，跑到哪个村庄，人們一听說是鉄匠的女孩子，也願意收留吃飯和安排住宿。在战争的最后二年，因为年岁大些了，游击經驗也丰富些了，九兒总是好和六兒一同走。六兒胆子很大，很机警，照顧九兒也很周到。当他們在一塊兒的时候，在九兒那剛剛懂事的心里，除去有人作伴仗胆，感到幸福，还产生了一种相依相靠的感情。当她和六兒在一塊的时候，也真的沒有遇到什么大的危險。因此，她有时也真地相信六兒自我吹噓的話了。

六兒常常对她說：

“你誰也不要跟着，就跟着我吧，日本鬼子不敢着我的边。”

“你淨瞎說。”九兒跟在他身后边說。

“你跟着我，飢不着也渴不着，”六兒自信地說，“我会像一只大老家（雀），給你打食兒吃。”

在九兒的眼里，六兒的办法就是多一些。下雨的时候，他总是能很好地把九兒安置起来，就是在野地里，也淋不湿。在九兒覺餓的时候，他能跑出多远，找些吃的东西回来。那时候，在野外躲藏的人很多，人們是願

意幫助孩子們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九兒從心里發生的那
一種感激和喜歡的心情，也確實能戰勝一時的飢餓和寒
冷。

日本投降以後，因為多年不回老家，老鐵匠急于要
帶女兒回去看望一下。

臨走的那天晚上，黎老東打了一壺酒，給傅老剛送
行。平日，傅老剛即使在喝酒的時候，話也是很少的；
黎老東酒一沾唇，那話就像黃河開了口子一樣，滔滔不
絕。可是今天晚上，兩個老朋友中間放上一盞菜油燈，
一把酒壺，在快要分別的時候，黎老東只是勉強地說
了幾句普通話。以後，也就把頭低下來，一直沉默着。

這是很稀奇的現象。傅老剛問：

“親家，你心里有什麼事？”

“有點事兒。”黎老東突然興奮起來，他是單等着
老朋友這句問話的。“親家，我想向你請求一件事。你
看，我有六個兒子，窮得這樣，我這一輩子也不打算什
麼了。不過六兒這孩子，我看還許有些出息。”

“親家，”傅老剛插斷他的話，“你就是嬌慣了他
一些。孩子們是要管得嚴緊些的。”

“是這樣。”黎老東急于要把話說完，“咱也別繞
圈子，據我冷眼觀看，九兒和六兒，兩個人的感情還合
得來。按說，像我這個窮光蛋，還想支使兒媳婦？不

过，咳！”

他一口把壶里的酒喝干了，就又低下头去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傅老刚说，“你穷，我就富吗？”

“不过，不过，养女儿总是要攀个高枝儿的。”黎老东低着头说。

“孩子们年纪还小。等我们从老家回来再定规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傅老刚这样冷漠地结束了这场本来应该激动人心的交谈，使得老朋友的心冷了半截。

这一晚上，九儿在附近的瞎子大娘家里辞行。姐妹们留恋她，在这家停一会儿，又一群一伙地到另一家去。六儿也一直跟在后面，就有姐妹们说他：

“你老是跟着干什么？一个小子家。这又不是打游击的时候了。”

“人家也是来送九儿哩。”有的姑娘说。

“快家去睡觉吧，六儿。”有的大娘斥责他。

“我就是跟着！”六儿有些气愤地在心里说，“我就是不去睡觉！你们管得着吗？”

九儿一直和别人说笑着。

第二天，打早起，六儿跟着父亲，帮九儿家收拾小車。在黑影儿里，九儿小声对他說：

“我們还要回来的呀。”